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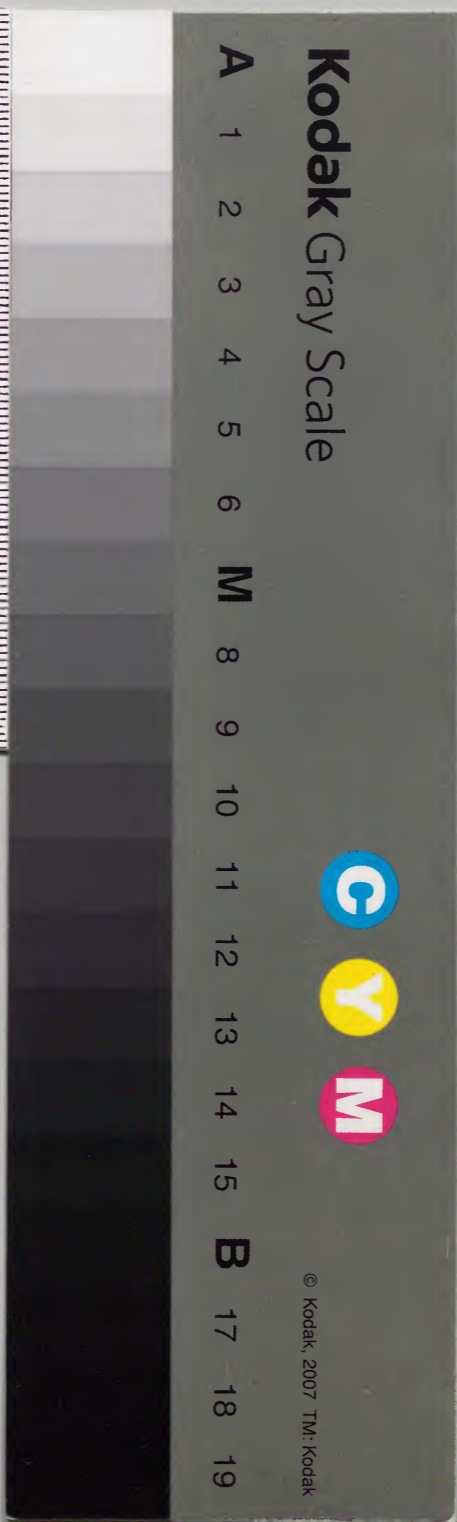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魏平仇池
 卷一百二 魏滅北凉
 卷一百三 魏滅夏
 卷一百四 魏滅北燕
 卷一百五 魏滅後秦
 卷一百六 赫連勃勃方
 卷一百七 劉裕滅南燕
 卷一百八 劉裕滅後秦

漢書門
 八十一號
 六一號
 六〇號
 架函冊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十一號
 六一號
 六〇號
 架函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24)
函號	285 44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百二

宋史長年編

明太宗皇帝

劉德盛

字希聖，號文舉，明初，江蘇武進人。

其兄伯英，明初，江蘇武進人。

其弟伯英，明初，江蘇武進人。

其弟伯英，明初，江蘇武進人。

其弟伯英，明初，江蘇武進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淺草文庫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



符昌殺慕容
納及慕容備
德諸子呼延
平以公孫氏

段氏逃于羌
中段氏生子
超

豎陽狂行乞
惟符紹異之

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與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與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與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

超與宗正謙
逃歸南燕

超以金刀獻
備德

備德欲以超
為嗣

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
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
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
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
篤瞋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
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
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卽皇帝位大赦
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楊

備德卒爲十
餘棺瘞山谷
超卽帝位

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
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
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
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
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
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
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
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

超使慕容鍾
段宏出藩公
孫五樓內輔
封孚諫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三
超猜虐遊畋
封孚韓諄屢
諫不聽

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
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
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
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
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
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秋九月南燕
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
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犇喪超遣使讓之

慕容法與鍾
宏謀反
超殺慕容統
等及封嵩

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
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
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
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
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
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
融犇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
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
與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

段宏慕容法
奔魏慕容疑
慕容鍾慕容
始奔齊

超變更舊制

封孚卒

超母妻在秦
張華請超屈
體求之

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犇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出犇魏，凝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

超與群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符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疑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二 五
超獻太樂伎
與還其母妻

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官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

成公綏言災
異超黜五樓
俄復用之

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重，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灑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灑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超悅李宣詔
言

超議掠晉人
補伎韓諱諫
不聽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

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

慕容興宗等
大掠宿豫簡
男女二千五
百付大樂

超封斛穀提
等為公慕容
鎮諫不聽

王儼諂事五
樓得左丞

劉裕表伐南
燕惟孟昶謝
裕臧熹勸之

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巳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裕料超必不能守險清野

公孫五樓陳三策超從下策賀賴盧慕客鎮諫不從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按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

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躡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曰。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

裕過大峴見燕兵不出而喜

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

胡藩請以奇兵間道取城

裕大敗燕兵超遁還廣固

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

裕克大城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犇敗而還，群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

慕容鎮請超
決戰爲慕容
惠所阻遂乞
師于秦

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超請割大峴以南為藩臣裕不許

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

姚興遣使告裕裕大言距之

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

姚興追姚彊兵還韓範嘆燕必滅

張俊來降說
裕用韓範以
招燕

王蒲勸範奔
秦不從

段宏奔裕

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毋於

張光勸超出
降超殺之

董銑勸超降
超囚之

城上支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

悅壽納晉師
超出走被獲

裕欲阮廣固
韓範正諫

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

建康於建康

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

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張溥曰慕容德。皝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符堅篡立時。符雙符柳構難。德勸慕容暉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于晉。德說暉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西北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爲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

知德又深于垂。德之當興也。微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卽尊號。謝之。旣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于顛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遽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十四
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
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
超。觀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卽慕容翰乞食于
宇文拓。跋珪寄身于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
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卽位以後。
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
豈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
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
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

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
眇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
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
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
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
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
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啣璧
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
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

慕容盛尚殞于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裕滅後秦

姚興立泓為太子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洗宣。諶悛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姜紀勸姚弼
結與左右求
入朝

郭播請使弼
出鎮興不從

弼誣死姚文
宗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群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

梁喜任謙尹
昭請興損弼
威權

竇溫王弼密
疏勸興立弼

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輔奏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

姚裕以弼逆
狀告諸兄

姚懿等欲討
弼與免弼還
第乃罷兵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二
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洗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洗、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

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於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

弼譖姚宣下
獄

尹昭言弼不宜握疆兵在外與不從

弼聚兵于第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固請免弼

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側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

崔浩料熒惑必入秦

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四
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
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與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
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
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
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
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
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
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

尹冲謀殺泓
損宮臣止泓
出迎而免

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
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
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興
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
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
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
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
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
宜速決計愔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

姚愔等作亂
姚和都擊敗
之

與賜弼死

尹冲尹泓奔
晉

與卒泓誅姚
情呂隆尹元
等乃即位

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情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詔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情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情等大敗，情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冲及弟泓來犇，與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欽、曼、鬼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與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情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三月

劉裕伐秦

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

懷慎、懷敬之弟也。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

王鎮惡誓克關中

王鎮惡檀道濟所向皆捷

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歛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

道濟攻殺董
遵獲姚垣楊
業

姚紹請遷鎮
戶實京畿深
喜阻之

懿橫請泓徵
還朝廷泓
不從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
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檀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
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
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
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
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
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
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
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更

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
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
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
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
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
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
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
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
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遠去。」魏主嗣聞之，遣

裕遜辭謝魏師

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

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

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

司馬休之等犇秦事見劉

裕篡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

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

趙玄請姚洗
固守金墉姚
禹等阻之

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洗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洗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玄泣謂洗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犇還。龍驤司

趙玄蹇鑿死
義

姚禹奔道濟
洗亦出降

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鑿冒死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洗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擇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

姚懿謀作亂
張敞左雅諫
皆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州事戊洛陽。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

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王親

懿舉兵稱帝
姚成都討之

郭純姚紹等
執懿誅孫暢
等

姚恢反

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春王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

姜紀說恢襲
京師不從

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萇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

姚讚擊殺恢
及其三弟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三十三
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
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
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
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
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
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
河北太守薛帛犇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
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
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

沈林子請道
濟與鎮惡合
攻潼關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
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
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
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執孤力弱不如與
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
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
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
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
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

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

沈林子襲斬姚鸞擊敗姚讚

泓求救於趙

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

崔浩請魏王嗣假劉裕水道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煥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磬，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

晉兵欲還沈林子怒爭乃止

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劔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

鎮惡說弘農百姓送義租

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畧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牝。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牝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

朱超石斬阿薄于擊破魏兵

魏主嗣恨不用崔浩言
沈林子擊斬姚洽姚墨蠡
唐小方

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犇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于。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人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

姚紹卒

林子擊破姚讚

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曉柳以拒之太尉裕至闔鄉沈田子等將攻曉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

沈田子大敗秦兵泓奔還灞上

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

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欵於田子辛丑太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

鎮惡使毛德祖擊殺姚彊
送姚難

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灊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謂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

鎮惡身先士卒大破姚至姚湛等皆死

姚讚兵潰

姚佛念死義

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至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不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湛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

鎮惡盜秦府庫劉裕不問

姚璞尹昭姚讚來降裕皆殺之

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

裕議遷都王
仲德止之

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

赫連勃勃謀
取關中

劉穆之卒裕
決意東還

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

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畧

裕使義真鎮秦以王修沈田子毛德祖佐之

隴上流戶知裕無西畧意

皆失望

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裕私令田子防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為亂也

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鄠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泣
正劉裕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

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玄畧。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王買德進取
關中之策于
勃勃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三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

田子誘殺鎮惡王修執田子斬之

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之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内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

傳弘之大破赫連瓚

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

義真使劉乞等殺王修

關中郡縣降夏勃勃進據咸陽

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

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犇夏，赫連瓚帥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乘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

裕召義真東歸赫連瓚追之傅弘之崩恩毛修之皆被擒

段宏束義真于背而歸

傅弘之死義朱齡石奔潼關

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恐，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犇潼關，勃勃入長安。

勃勃入長安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二十五
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

朱超石王敬先劉欽之皆為勃勃所殺

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為將來之虜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群盜，攻沒諸縣，皆由困

裕欲北伐知義真得免乃止

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張溥曰。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藩

偽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軼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

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爲苻堅所殺萇卽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于堅覲顏事讐二也旣委質于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

戰死遂泥首獻闕斬于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爲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爲赧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于桀紂國力坐訕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于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卽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帥至卽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爲守文寔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卽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于藍田。三輔郡縣。喜觀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久矣。劉裕耻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畧。流戶歎息。父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卷之一百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

犇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

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

勳舊。與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

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

劉勃勃奔秦
沒奕干以女
妻之

邕請興遠
勃勃不從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
軍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
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
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的慢御衆殘貪猾不仁
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
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
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王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
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
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
汗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

勃勃襲殺沒
奕于自稱夏
王

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于而并
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
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王珪遣北部
大人賀狄干獻馬

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秦魏
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王珪
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
及趙騎校尉唐小方等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

勃勃斬楊丕
姚石生等

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
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
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
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

勃勃不都高
平而侵掠嶺
北

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

勃勃禽齊難

勃。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狄伯支不從
亂姚冲醜殺
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醜殺伯支以滅口。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

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鑿興一動，眾心骸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姚興擊殺胡金纂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

勃勃敗姚興禽姚榆生

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勃勃使鹿奕干追斬姚詳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韓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眾四

王買德奔夏

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
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
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秦州刺史帥嶺北
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
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
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

楊佛嵩為勃
勃所執而死

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勃勃命此干
阿利築統萬
城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此干阿利
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城都於朔方水
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
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
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
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
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鈿龍虎之屬飾
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

勃勃改姓赫連氏

勃勃拔杏城執姚達

姚弼禽赫連建

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微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勃勃殺姚軍都姚良子以子昌鎮陰密

姚恢奔長安

姚湛胡儼等降夏

姚湛奔長安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犇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湛于雍城。湛委鎮犇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

胡儼殺羊苟
兒等復降秦
姚紹擊破勃
勃

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歛曼嵬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

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瓚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代之，鎮惡傅弘之大破慕容瓚，夏兵乃退。劉義真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瓚帥衆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

朱齡石齡石犇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并見劉裕滅後秦夏王

勃勃即帝位
勃勃築壇於灊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群臣請勃勃
都長安不聽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

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廷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張溥曰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為會謀主事將成矣敗于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脩討田子斬之劉義真又殺脩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間艾欲舉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
事田子殺鎮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于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爲兩人有也。後秦鄰于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爲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卽勸勃勃圖秦。強敵逼介。幼子鎮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鬪之使亂。夏日窺間而攫。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

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旣滅秦。設留長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群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亡。建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

馮跋幽于石門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
數眾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蟻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張穆言赤氣為兵氣

魏使長孫道生等襲燕破古泥殺皇甫軌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奸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

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承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

跋命馮翼擢
國事宋夫人
矯詔止之馮
弘作亂跋警
廋弘遂卽位
翼戰敗被殺

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闈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于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卽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福，大行崩背，太子不待疾，群公不幹。

弘殺跋子百餘人

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塋長谷陵。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秋七月己未魏主之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

李崇等降魏

魏主攻斬高紹

郭淵勸弘送款於魏

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那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翼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

朱脩之謀殺魏主為毛脩之所阻事泄而逃

馮朗馮邈說兄崇降魏

為附庸。燕王曰：負豐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來，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卽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

魏封馮崇為
遼西王

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犇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

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燕太子王仁
入朝魏
什門二十一
年不屈節
弘不遣太子
質魏劉滋諫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

殺之

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弘稱藩于晉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

魏遣元丕等伐燕

故未之遣。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感。上下憂懼。太常

楊嶠勸弘遣太子入侍不聽

楊嶠復勸燕主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弘請迎于高麗

娥清等伐燕

郭生開門納魏兵魏人疑不入生遂攻弘戰死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

弘師衆東徙高苟子欲追古弼醉止之得逃去

魏黜娥清古弼爲門卒

魏欲擊高麗劉潔元丕止

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

之

右騎卒劉潔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澈高仇

高麗王璉殺弘及其子孫

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張溥曰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號雋曄共五十二年而滅于苻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興為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為蘭汗所弑於是慕容盛稱北燕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于隆安之四年至超而滅于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盛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在位六年。

高雲弒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弒之。馮跋自立。爲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于後魏。較之德盛。曆數爲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鹿號邊豪。孰懷奇略。儻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慕齊桓之復讎。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弒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弒雲。李桑張泰。奮劔斬除。推跋爲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卽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優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跋旣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弘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爲闕伯。誅逆定難。克脩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餘人。

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况負隅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烟焚。狼嗥鼠齧。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僣檀入秦而鳩。暮末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于暉。其失也庸。後燕亂于寶。其失也暗。北燕亡于熙。其失也淫。南燕亡于超。其失也虐。馮弘上無祖德。內斬兄胤。其惡甚于弑主。延鼎八年。幸猶馮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眾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

赫連瓚攻殺弟倫赫連昌襲殺瓚
勃勃立昌為太子

服涼北曰平朔

勃勃殂昌即位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崔浩請魏王先伐夏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縶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畧於陰山東至和尕山秋八月還平城秋九月魏主

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上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畧然臣與之婚姻深

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帥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伐田帥衆乘隙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伐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

豆伐田帥衆
入西宮

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奚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

魏再謀伐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六 三
原公定帥眾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二月，魏主還平城。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

魏主乘虛伐統萬

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

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

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

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

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

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

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

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

夏主堅守魏
主退兵幾被
獲

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

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

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

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

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

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

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

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

魏主刺殺斛黎文夏衆大潰

魏王殺赫連滿赫連蒙遜

夏王奔上邦魏主逐之入城被閉逃免

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遂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

魏主入統萬城

平不及而還已已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魏主見

魏主納勃勃
三女爲貴人

赫連定奔上
邽

奚斤固請滅
赫連昌

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
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
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
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
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
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
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
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
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

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
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
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
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
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
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
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
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夏主敗上堆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六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

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

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

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

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涼。卽皇帝位。大

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

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

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

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

安頡追擒夏主

赫連定奔平涼卽帝位

魏主以始平公主妻赫連

奚斤強娥清等追夏主定皆被擒丘堆元禮奔蒲坂

魏主命安頡斬丘堆夏主定請和于魏

赫連雋奔魏

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

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十月敗於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秋九月己

赫連謂以代
伐魏而敗

夏主定約宋
伐魏

崔浩請魏主
伐夏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六 九
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
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
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千廣陽
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
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
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
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
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
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

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
什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
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
坂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千等
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
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成還安定將步騎二
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
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

丘眷擊走夏
王定

魏軍圍夏主
鶉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
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
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
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
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
棄城奔長安驅畧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魏主如
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
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十二月丁卯夏上

夏社于度洛
孤降魏

魏主以夏主
之后賜豆代
田

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平侯豆
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
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
田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
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
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
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
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魏主斬王斤

吐谷渾王慕
瑱遣慕利延
拾虔執夏王
定

慕瑱送赫連
定于魏殺之

赫連昌叛魏
被殺

八年夏六月夏王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
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
瑱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
其半濟邀擊之執夏王定以歸秋八月吐谷渾王
慕瑱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瑱送赫連定於魏魏
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
侯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張溥曰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
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
不能有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
皆入于堅桓溫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
慕容復興呂光僭竊燕涼始貳姚萇弒堅盜長
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大三乞伏氏介于秦涼
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
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秦復陷于
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六
滅西涼。覆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燾之始光元年也。燾卽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卽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繇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陰山之傑。不弱于魏。燾立一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燾決謀西伐。

先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頡攻禽之。烝徒飛翰。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燾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旣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爲建瓴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灾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騁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燼于平涼沮渠。無諱跳跡于

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卽灑涕陰槃。奉表建康。終于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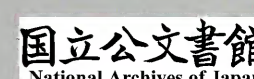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北凉

沮渠蒙遜遣宗舒等入貢于魏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崔浩薦李順
使河西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七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册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嶠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

李順責蒙遜
受詔

伏比三立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

順言北凉可滅

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凉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畧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

蒙遜使女婦受曇無讖秘術
蒙遜殺曇無讖魏主怒之

蒙遜卒牧犍即位

晚也。初，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凉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凉。蒙遜荒淫猜害，群下苦之。十年夏四月，凉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

牧捷送興平公主于魏

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捷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捷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捷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捷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

牧捷親拜劉

許。牧捷尊敦煌劉昺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牧捷來告嗣位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捷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捷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張慎請崇德
修政牧捷不
悅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捷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七 四
大變牧犍不悅

魏以武威公主妻牧犍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

牧犍遣世子封壇如魏

魏主欲取涼李順止之

牧犍通于嫂李氏

魏公主中毒魏主急救乃愈

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

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

崔浩勸魏主
討牧犍

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

李順等言涼州無水草崔浩折之伊馥請魏主從浩言

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

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歛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馥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

魏以書數牧
捷十二罪

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捷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

源賀言取涼
州方畧

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畧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捷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歛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捷令出降牧捷

牧捷求救于
柔然

劉絜不追沮
渠董來

牧犍嬰城固
守兄子祖降
魏

沮渠萬年降
魏姑臧城潰

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顛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

牧犍出降

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

魏主以妹婿
待牧犍
魏主用關駟
等

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杏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
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
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
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
為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
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
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
平城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婿待沮渠
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關駟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

沮渠無諱執
元絜拔酒泉

魏主不討無
諱

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
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
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
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三月沮渠無
諱拔酒泉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
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五月
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
加討但以詔諭之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

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

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爲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

沮渠唐兒叛
無諱擊殺之

奚眷殺沮渠
天周

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師衆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子唐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

無諱據鄯善

無諱據高昌
遣使詣建康

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汜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

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主賜沮渠
昭儀死

魏主賜牧犍
死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七
張溥曰。西秦之乾歸。弒于公府。南梁之儻。鳩于熾磐。兩人雄霸啓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弒君。嗚時河西。淫忌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變。闖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僞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

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卽喪身殞國。爲世僂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于沙門李氏。傳箋于宮掖。朋行淫佚。寧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而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于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計。崔浩厲詞折之。伊馥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
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棲魏朝。
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
母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儁檀之女。不
嘗爲秦王熾磐后乎。儁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
彼恃婚姻而來。身卽死于婚姻。牧犍於魏。又何
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于蒙遜也。不得已而臣
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爲夏所殺。北
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嶠勸弘速遣太子入侍。
魏不從。而請迎于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
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
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
覬議親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平仇池

高蓋降後秦
楊定奔隴右

晉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

楊定自稱隴西王

乞伏乾歸遣軻彈等殺楊定苻崇楊盛自稱仇池公

楊盛遣使來請命

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

楊盛遣使附魏

姚碩德屢破楊盛盛請降秦

盛復通于晉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湍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王松忽請姚
嵩止伐盛之
兵不從盛敗
趙琨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與遣
建威將軍趙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
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
胡翼度出沔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
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
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
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
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
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

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
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
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爲
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
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
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

嵩敗死于盛

楊盛卒

盛不改義熙
年號

楊玄自稱武
都王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詒詒擊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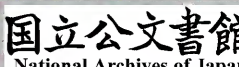
四年秋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澧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

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

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

楊玄卒難當聽其妻言廢保宗而自立



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囚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贖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贖，逞之子也。楊難

難當有漢中之地

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

蕭坦擊破趙
溫等
臨川王義慶
遣裴方明助
蕭承之拔黃
金戍

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
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
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
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
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
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
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
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

蕭承之悉收
漢中故地

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
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
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
氏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
桓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
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
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
鎮南鄭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
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賜甄法護死

難當使保宗
鎮童亭

難當自稱大
秦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

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贖齎詔書諭難當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

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元丕安秦隴

楊保宗楊保
顯奔魏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冬十二月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平東呂羅漢說鎮將拓

拔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八年冬十一月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符冲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

劉真道擊斬符冲

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

裴方明斬符弘祖破楊和獲楊保熾楊虎仇池平

宋立楊保熾
爲楊玄後使
守仇池
魏遣元辰迎
楊難當

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洛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

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與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

魏取仇池

魏元齊誘殺楊保宗

符達任朮等立楊文德

古弼擊走楊文德

中郎任肫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

宋殺劉真道裴方明

姜道盛敗死于魏

皮豹子擊走楊文德

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肫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

魏賜楊保宗
妻公主死

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聞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張溥曰：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彊微，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豐，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勝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臯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

龍爲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莫平也。氏楊儼忽，見于漢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于乞伏軋，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于晉，宋武帝受禪，封爲武都王，盛承奉晉永熙年號，臨沒，語其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于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惑于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將思吞黑水。傾井絡。而并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

發。何以明忠信于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嶮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鳴雌。寧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爲決計。欲爲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于熾磐王后。死賢于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